

云上漫步的云门先生

富晓春

有人说朋友最高的境界，就是两个人坐在一块，一天不说话也不尴尬。我与老彭——云门先生没有这样的交情，只能说是路上遇见的同道，有说不完的话而已。一两天不见，一两月不见，一两年不见，但他一直在我身旁。我们远远地望见，远远地招手，偶尔走近，靠近，又很快分开。

忽然有一天，听说老彭走了。我蓦然发现，四下空旷无人，再也听不到他熟悉的声音，见不到他熟悉的身影。走了的老彭，从此成了路旁的一个里程碑！路途中不断演绎的一段神奇的传说！温州之南仙岩山上休凉寺旁，屹立着的一块坚硬而不屈的石碑！

老彭，1967年生，浙江温州人。大名福云，字号云门，云山门下客也。国学与地域文化学者，书画家。著有《大罗山摩崖题刻》《彭福云书法作品精选》《云门无三乙未书画小品》等。他出身贫寒，祖辈泽雅纸山人氏。他教师出身，后来从政，在基层当过乡镇长，担任过部门“一把手”；因水土不服，他主动让贤，到清水衙门的文联做一个纯粹的文化达人。

老彭人不高，也不见得魁梧；温文儒雅，眉宇间藏有一股清浅英气。喜欢背双肩包，单肩挎的那种。偶尔见过他穿唐装的模样，恰似从历史画卷出走的人物。见过他的三七分头，后改留板寸头——据说弄得周围的人很不习惯，最终演变成不毛之地——留光头。

我与他结识时，他正在温州瓯海区文联主席任上，我们经常在一些文化活动中相遇。他总是坐在主席台中央的位置慷慨陈词，有时我也忝陪末座，但与他的距离隔得有点远；偶尔也有彼此是邻座的机会，每当此时，我们会交头接耳喁喁私语。

在这种场合，他总是笑容可掬，偶尔来一个旧式的抱拳。他讲话从来不打草稿，不拿讲稿，面前也不搁笔记本——从来不记笔记，喜欢瞧着台下攒动的人头即兴发挥。说到这里算到哪里。也会见人说话，见鬼说鬼话。偶尔搭上几句外地人听不懂的温州方言大白话。话糙理不糙。

每次活动相当于压轴戏的才艺展示，老彭总是要亲自出场的。这跟嗜酒的人一样，有了这个瘾头，逢上这种场合按捺不住冲动，非得冲上前去露它一手。老彭现场挥毫泼墨的范，有与生俱来的艺术天赋，堪称完美。长长的宣纸随意地平放在右侧桌沿上，用长方条形的镇尺压住，或有劳二三人用手捏住。老彭左手习惯性地插入裤兜——裤兜里潜伏什么手势我就不太清楚了，只见他右手高高举起饱蘸浓墨的狼毫之笔，运足腕力飞龙飞舞，人侧身往后顺势移步，从上至下挥洒自如，一气呵成，浑然天成。

在温州，老彭也算是个小有名气的书画家。但他从来以“写字匠”自居，索字求印，有求必应。他写字，总是引得一帮人围观，除喝彩者外，其中不乏求字者，只要谁抢先捏住纸头，老彭绝不会说“不”字。老彭所到之处，一路留下墨香。节庆送春联啦，社团庆典啦，老彭都屁颠屁颠前往站台，笔墨伺候。他从来不会因自己的领导身份——他还挂着宣传部副部长的名头呢，而抹不开面子或有什么顾虑。只要拿起毛笔，他就是自己的王，一个货真价实的“写字匠”，或类同于小区传达室会耍几个毛笔字的看门老伯。难怪辖区内的楼堂庙宇、摩崖殿柱，随处可见彭氏墨迹。

老彭自命“草根文化人”。打小就埋下了文化情结的种子。成人以后，终于开花结果。未见他拜过师傅，但凡总能无师自通，凭借一股闯劲兼三分悟性举一反三触类旁通。他沉浸于传统文化，诗书画印联，十八般武艺，样样精通。可谓少见的全才也。

其书高古朴拙，蛇龙走笔之间往往有神来之笔，陡添几分洒脱；其画大都寥寥数笔，凭借线条描划或淡墨泼洒，每每诙谐中见成趣；诗联对仗比较工整，有故作高深之嫌又似俯首可拾。我最喜欢的还是他的篆隶楷行草，给人一种随心所欲穿透历史的高远气势。

背着双肩包上班的老彭简直是闲云野鹤。他很少遵循朝九晚六的作息时间表，往往上班找不到人，下班人走楼空或在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，他偏偏又在办公室加班甚至于灯火通明通宵达旦。他成了瓯海1号行政大楼的“另类”。

我平常很少出入这幢大楼，因老彭的办公室在此，便经常有约光顾。他的所谓办公室，简直颠覆人们以往对行政大楼办公格局的想象。他的办公室门大都时候是敞开着，办公室居然不见办公桌：周围是几乎触摸到天花板的敞开式书柜，填满了随意搁置而又不显凌乱的书画、摆件；中间是一只长方形大大的书写台，上面摆着文房四宝和铺开的宣纸或墨迹未干的书画作品；南向临窗的区域是待客喝茶之处，一只小圆桌及四把简易小藤椅，经常座无虚席茶香四溢……

据说纪委有关部门对此有过说法，但文联主席的特殊性和老彭执拗十五辆马车拉不回的秉性，终于让这样一个类同于文化沙龙或茶吧书吧

兼而有之独一无二的办公室保存了下来，成为当年整个温州城众多行政大楼一道最独特的风景线。

曾经有那么一个时期，老彭呆不住窝，每天双肩包往背上一甩，扛着一堆笨重的照相机三脚架等拍摄设备往外跑。没有人知道他外出干什么。他像一个神出鬼没的“独行侠”，出没于温州的山山水水；大罗山、泽雅纸山、塘河沿岸，到处留下了他行走的身影。

有人说他自由散漫，有人说他不务正业，有人说他游山玩水。对此，老彭装聋作哑置若罔闻。不作解释，不予置评，这是老彭一贯的作风。不管什么事，他都愿意“让子弹飞一会”。几年之后，老彭拿出了一本《大罗山摩崖题刻》的书，终于堵住了那些生产闲言碎语的嘴。

这是一本薄薄的却具有历史厚重感的大书，全书首次对大罗山摩崖题刻进行系统的排查和汇总。捧着这本书，犹如捧着沉甸甸的温州千年的人文历史。老彭在后记中说：“我们有责任尊重和保护历史，这应该值得我们深思和行动。”

从艺也罢，做人也罢，老彭是个不愿循规蹈矩的人。但他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底线，总有一个壁垒，当他的随心所欲触碰这个自我设置的点时，他就会反弹回归，转化成为一个不谙世事的孩童。所谓的“静如止水，穆如清风”，便是这么一种状态，以致于那样的纯粹，那样的乖巧可人。就像他的书法，他的画，他的文章那样，总是有一股久违了的亲近大自然的纯净与清香。

有的时候，他的书画总是填的那么满，给人一种压抑感；蓦然间，他又留那么多的空白，让人一下子找不到内容的边际。他总是在人生境界的两极游走，留下一大片中间地带，让欣赏他的人自由出入天马行空纵横驰骋……

有人说老彭傲。他习惯按自己的方式出牌，最多顾左右而言他算是给对方最大的面子；他走在路上，从不看路人，他看远处的风景，竖耳聆听路旁花草树木拔节生长的声音。老彭的傲，傲在自得其乐与众不同的骨子里，傲在对艺术有独到见解而又几近固执的把玩中。他走的是一条与世俗格格不入的小径，那是一种本来人就不多而又从不哗众取宠的

独来独往。

三

每有愤慨之事或不平之处，我就找老彭聊天。老彭怪我将他当“出气筒”兼“垃圾桶”；我说非也，我将你当“净化器”兼“指南针”。闻此言，老彭转嗔为喜欣然，谈兴高涨。每次见面，一杯清茶，一碟瓜子。天南地北，海阔天空，全不在一个点上；人间烟火，世间情趣，全又在一个理上。不管什么事，不管有多难，在你我是一堵墙，但到了老彭那里，就是一扇打开的门一扇敞开的窗……

说老彭惧内简直是天大的笑话，但每有应酬晚十点他必接电话，此电话必是他老婆所打鼓点似的催他回家。老彭私下说，这是他事先与老婆约好的，为的是早点逃离酒局回家写字。谁信呢？信也罢，不信也罢，老彭是幸福的，家有企而望归的娇妻等着他，还有一个高出他个头乖巧可人的儿子孝敬着他。对此老彭从不掩饰，还在朋友圈里晒着幸福晒着心里的美。

最后一次见到老彭是在今年四月的一个朗日，文友尔胜兄也是他的朋友，我们相约一起前往探望。在市区西山桥一间简陋不大的房子里，我们仨围坐在客厅小茶桌喝茶。桌上摆放着水果、瓜子，煮着的茶水“咕噜噜”地响。见到了老朋友，老彭谈笑风生，说黄精的妙用，谈人生的禅意。岁月静好，暂时没有病痛，也没有生死别离。临走，老彭吟诵一首旧诗作话别，曰：

尊乐人生曾几多，
阎王见过又如何？
残躯有幸付尘劫，
无意转身称佛陀。

就在那个老旧小区，那一间摆着三个书柜的小屋子里，老彭的爱人，他给她取名号为行曼的一个可敬的女子，生死相随全身心地服侍着他，给他日常起居的照料，给他精神上的抚慰。茶余饭后，他们一起吟诗作对，一个画画一个题跋，像极金庸笔下的神仙眷侣，让老彭度过了此生美好而艰难的最后岁月……

初冬一个宁静的清晨，老彭悄悄地走了。他离开时，年仅五十四岁。诗人臧克家说，有的人死了，但他还活着。伊人虽逝，但老彭仍然还活着，他的音容笑貌宛在，他的艺术行迹还停留在云山碧水之间。他只是觉得人间太喧嚣了，移步住到了云上而已。云上天堂，红霞满天，金光耀眼。每一个想念他的人，只要抬头仰望，都能见到他。天空走过朵朵云彩，那便是老彭啊！

——云上漫步的云门先生！



彭福云先生

